

隨筆·觀察

# 大海停止之時

## ——詩與電腦：敞開中文的內在時間

• 楊 煉

「現在是最遙遠的」

「停止於一場暴風雨不可能停止之處」

敦煌莫高窟，中國西北黃土高原上的佛教藝術聖地。那天，面對黃沙和落日，一位陌路相逢的民間《易經》研究者問我：「《周易》的『周』是甚麼意思？」「指周朝吧？」高人一哂：「那是俗見。『周』者，周全、周到、萬物萬有。《易經》是一部涵括萬變之書。」時當1979年，我24歲。

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，我盯着一塊螢光閃爍的電腦屏幕。一些字句，像一座座孤零零的島嶼，從灰藍的深海下緩緩浮出、成形、被讀到。接着，又像來時一樣，變暗、裂開、無聲隱去。我感到驚異，甚至恐怖：沒有人比我更熟悉這些字句了，我是它們的作者，所有片段，都來自我的組詩《大海停止之處》。但，我還能稱自己「作者」嗎？當我和所有讀者一樣目瞪口呆，滿臉惶惑，不知魔鬼從口袋裏，下一把抓出的將是珍珠或嗜血的鯊魚——與其說它是原來那首詩，不如說真正的詩一直隱身著，此刻剛剛顯現。一個鬼魂，攜帶着千年前的預約，從陰間返回，在當代，驚嚇一位詩人。

我的組詩《大海停止之處》，寫於1993年。一個中文詩人的環球飄泊，

借此定稿。在澳大利亞的悉尼，我如釋重負，甚至有種復仇的快感：向大海復了仇——過去的五年裏，我住在奧克蘭、悉尼、紐約……在海邊，卻寫不出一首關於海的詩。我摸不到它，即使把手伸進水，皮膚和「海」之間仍有一個冷冰冰的距離。我熟悉的是黃土——中國文化裏厚厚的黃土。我的根、數千年歷史的根，把黃土變成了我肉體和語言的一部分。我寫，黃土下與我同命運的死者，就自動圍攏，像一首詩的充沛血緣。而「海」，在中文裏，卻只是一個抽象的字、一個虛構的故事。那就不難想像，我在那一刻的震撼了：五年「無根」的漂流，用悉尼城外、南太平洋岸邊峭壁上海浪的轟響，把一個詩題和一個結構同時送給我：《大海停止之處》；重疊的四章，每章三節，其中一、三互相呼應，中間一首相對獨立的「離題詩」。一個詩意的空間，層層深入，四「處」，是一處：這裏，現在。唯一一個「現在」，既注入我流浪的涓滴，也貫穿了古往今來流浪者的大海。十二節中文詩，讓我和所有別的「我」無盡輪迴。每個像尤利西斯一樣，當被問：「你是誰？」回答：「無人。」「誰沒嚐過流亡的滋味，誰就讀不懂我的作品。」尤利西斯家族中另一位自我放逐者喬伊斯 (James Joyce) 說。

中文，在當代世界文學視野中被放逐的狀態，如此觸目，連絕大部分每天使用它的人，也從未試圖深刻了解它。這裏，部分的原因，在於中文本身——它把自己藏匿得太深了！這些方塊字，一副萬古不變的面孔，在今天，顯得如此原始，如此格格不入。以至，沒有甚麼剖析它的企圖，不在「古老」和「神秘」這兩個詞前望而卻步。一個詩人，用中文寫作，而不甘只被當作博物館裏的出土文物，境況就更尷尬了。我們的寫作，是否能是當代詩的一部分？或更簡單，是「詩」——而非歷史教科書裏的「中國詩」？在連這都還成問題的時候，除了作為打字機，電腦能對中文詩做甚麼？實在是一個太遙遠的題目！也因此，當英語電腦實驗詩人凱詰安(John Cayley)問我：「試試用電腦閱讀《大海停止之處》怎麼樣？」我一臉不信任：「怎麼讀？」那意思是「有必要嗎？」我有我的自信：一切能被讀出的，都是已存在於詩裏。《大海停止之處》，既來自於古老漢字的內在啟示，又充分展開，觸摸著人性深處黑暗的極限。無論別人懂不懂，這首詩已被我寫完了。

說到底，中文是一種「共時」的語言。「共時」，因為無論人稱、時態、單數複數如何變化，中文裏的動詞不變形態。以此組織起句子，寫下就超時空的穩定。「寫」，取消了時間。而語法，超出語言編輯著現實。動詞的巫術，使事件一次性地不停發生，涵蓋著所有不同場合與人物：一個詞「飲」酒，可能是我飲、你飲、他飲，曾經飲、正在飲、將來飲，一個抽象出來的動作，囊括了每個動作者；一聯詩：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，唐朝的王維，在主語空白處與一切時代的詩人們共同沉吟。當老子劈頭說出：「道可道非常道」，中文和他，誰啟發了誰的悟性？與大多數當代語言

不同，中文沒有這個企圖：用我們單薄如梗概的詞句，捕捉永遠在流走的「具體」。誰動作、何時動作，又怎麼樣？重要的是「動作」本身，一個動作構成一個處境：沒人能逃出處境——「人之處境」外沒人。這是一種智慧：中文古詩從未追求過爭奪時間地位的「新」。相反，一個「七律」的形式，可以延用千年。千年算甚麼？「七律」八行五十六字，本身就是一個袖珍的宇宙模式。它把漢字的形、音功能發揮到了極致：首二句起，終二句結，中間四句兩兩相對，視覺上強調兩句間詞類輝映的「對仗」，聽覺上為每個字作曲般譜定了「平仄」，一朵語言的蓮花，憑空綻開，俯瞰詩人一代代流逝……不，誰抓得住「具體」？哪一個日子不是象徵？從生死輪迴到六十年一度歲月循環，中國人感到的只是一個無始無終的「時」字。直到二十世紀初，才加上了標明階段性的「間」。第一部以「進化」為價值的中國詩歌發展史也寫於本世紀。此前兩千年，「詩史」只是無數選本。一個詩人的口味，比「歷史」重要得多。我們寫下「共時」，即寫下「一切時」——語言暴露出時間的幻象，那掏空每塊面具的，不、可、能。

「你所擁有的全部只是一小塊化石。誰也不知道是自己埋葬在化石深處，還是化石從自己身體內部悄悄生長？」1985年，我在《重合的孤獨》中寫道：「整個東方思維的唯一現實根據：人在行為上毫無選擇時，精神上卻可能獲得最徹底的自由。」我無意玩一場演繹古典觀念的遊戲，對中文「共時性」的發掘，僅僅出於一種自覺：文學的價值，歸根結柢取決於它揭示生存的深度。70年代「文革」，80年代反思傳統，90年代海外飄泊，表面上的變，每天加深著對人之處境痛苦感受不變。《大海停止之處》是我在海外第一次使用組詩結構，它繼續我80年代

關於「智力的空間」的想法——我個人的、多層次的、刻意建立的語言空間，包容着一切時間。我的詩延續和放大了中文的「共時性」，為指出一個被稱為「人性」的徹底困境。也可以說，我期待着這樣的讀者，他(她)能破譯被文字，也被我層層封藏於詩中的密碼，把這首詩立體地重建在想像裏：借助於音樂的記憶力，一個大海在其內部迢迢周流，每一章裏動機相關，各章之間共鳴交響，「離題詩」恰是一次返回……我期待的是，終於有人能讀懂「共時」的含量，甚至，能重新敞開詩裏的內在時間。因此，當一位朋友質疑：「可是大海永不停止。」「這就對了。」我說：「所以這是詩。」

應凱詰安之邀，我為《大海停止之處》設計了一張「地圖」：十二節詩平平鋪開，任取多則數行，少則一行，構成單元，再從行的單元引出四條線，分別與其他四個單元相連，宛如近百個十字路口，四通八達，四種顏色的彩筆，用一頁白紙織網。一首詩的肉體中看不見的經絡圖，從我手中出現。我畫着畫着，突然覺得，這其實與電腦完全無關，卻與我詩中的「空間」有關。我畫出的，正是我期待讀者經過閱讀建立在自己頭腦中的那個世界！像交響樂的樂譜，「地圖」上縱橫布滿大幅度跳躍，忽而開頭直接連到結尾，忽而邊緣又橫切回中間，焦點上密集重申，華彩處稀疏帶過。我竭力增加組合的機會，又照顧到意象與內容間的關係。凱詰安為這「地圖」專門設計了一個電腦程序：電腦將打破從頭至尾順序閱讀的習慣，代之以在每一章單元上，任選四個方向之一讀「下去」。可怕的事出現了，它遠遠超出了我的想像：那個文本，真像放出瓶子的魔鬼，肆無忌憚地穿插、交錯、跨越、打亂、毀滅我的預期，卻給出一個個令人驚歎的新創。電腦屏幕

上，靈感和奇迹滾滾而來。這個「讀者」已謀殺了作者，和那首固定在我習慣裏的詩。它的戲法無窮無盡，卻仍是「一首詩」。只不過變成了「某一首」——我不認識的一首。一座我親手建造的迷宮，令我自己迷失其中，且沒留下一條絲線，領我找到返回之路。

《大海停止之處》就這樣成了我的《周易》。電腦，恍若另一位高人，指點着古老中文內涵的豐富。一個跨越千載的預約是：沒有中文的「共時性」，被電腦讀出的將是一個時態混亂、分崩離析的世界；而沒有電腦的大規模組合功能，我們則無法親歷這個被敞開的內在時間——抽離此刻的所有此刻、剝奪地址的無所不在、「無人」之內的每個人。每一個句子都在說出，而反覆說出的只是同一句話：我們甚麼也說不出！中文，就這樣對環球性太久沉迷的歷史進化觀，構成了一點反諷和啟示？現在該問的，不是有沒有一個與「西方」時間觀並列的「東方」時間觀；而是，甚麼是你自己的時間觀？方塊字和電腦高科技，同樣能背道而馳（倘若僅停留於字典和使用手冊中），或相得益彰（關鍵是，你的詩想像力和理解存在的深度，夠不夠把它們焊接在一起？）。猶如點點鬼火，屏幕上，《大海停止之處》永不停止地漂流。它能無始無終地繼續，直到把某個中文詩人、五千年的中國歷史、象徵人類精神流浪的無數尤利西斯，甚至遠比任何語言更古老的大海，統統變成它自己的片斷。一首詩敞開了無限，讓人摸到古往今來自己的界限。停止。「一部涵括萬變之書」中，永遠是我們遙距千載、面面相覷的「大海停止之時」。

楊煉 詩人，現居英國倫敦，著有《楊煉作品 1982-1997》（兩卷本）。